

记忆中的老冰棍

◇程毅飞



回首

记忆中，童年时的冰棍品种很少，其中一种就是老冰棍。老冰棍的做法十分简单，说白了，就是用糖水冻成的长方形冰块。冰块带有一个木质或竹制的把杆，便于人拿捏。包装就更为简单，外面裹着一层薄薄的包装纸，纸上印着“冰棍”字样。吃时，只需剥开那层薄薄的纸，含在嘴里，一股甜丝丝、凉津津的味儿就会遍布全身。

正午时分，烈日当空，骄阳似火，大人们趁昏昏睡去，不时发出沉闷的鼾声。我们这群小孩却没有一丝睡意，心思全在冰棍上，一个个竖着耳朵，只为捕捉村头那一声声诱人的叫卖声。我们盼啊，等啊，就在觉得没有了指望，眼皮快要打架的时候，一声高亢嘹亮的叫卖声猛地从村口传来：“冰棍——卖冰棍咯……”声音洪亮悠长，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似的。

听到吆喝声，我们像一只皮球突然弹起，鞋子也顾不上穿，就光着脚板，火急火燎地冲

出门去。卖冰棍的木箱早已被一群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围得严严实实，一个个伸长脖子，踮着脚尖，把钱高高举过头顶，争先恐后地向前挤着。“大家别急，别急，多着呢，人人都有份！”小贩一边安慰着我们，一边打开箱盖，掀开裹着的棉被，拿出冒着白气的冰棍逐个递给大家。我们接过冰棍，小心翼翼地撕掉包装纸，却舍不得扔掉，用舌头舔了又舔，生怕浪费了纸上沾着的甜味儿！然后把冰棍小心地含在嘴里，让那甜香味慢慢弥散在唇齿间、味蕾上，一直浸透到心底……一根冰棍下肚，顿觉神清气爽，暑气全消。

卖老冰棍的摊点具有流动性，大街小巷、村头田畔、学校门口，凡是有人多的地方，就有冰棍小贩的身影——一只木箱稳稳架在自行车后座上，木箱用棉被盖得严严实实，箱子上白漆黑字写着“冰棍、雪糕”字样，一边吆喝着“冰棍、冰棍、白糖冰棍”，一边慢慢向前移动，间或响起自行车清脆的铃声。

小时候吃冰棍，喜的是我，愁的却是母亲。她总唠叨着冰棍儿不能多吃，吃多了会伤身体，再加上家里不宽裕，手头积攒的硬币只能买方格本和铅笔之类的学习用具，吃

冰棍儿的次数自然能数得清。每当看到小伙伴们买来冰棍儿，在阳光下伸长舌头一口口地舔着，我总馋得不住地咽口水。实在禁不住诱惑，就掏出几个汗津津的硬币买一支。接过冰棍儿，总激动得嘴角翘翘的。拿在手里的冰棍，总是舍不得咬，含在嘴里，让那沁凉的甜香味在唇齿之间慢慢弥散。冰棍吃完了，剩下的木棍儿还要嚼在嘴里咂上好一阵，为的是吸尽上面残留的甜味儿。

那时候，伙伴们吃冰棍儿大多是“共享”。班里要是谁买了一支，总是要和伙伴们同吃，你一口我一口地咬，剩下的归买者享用。也有遇到贪心的，一口咬下去吞去了大半个冰棍，对不起，下次就再也没有谁愿意和他分享了。甭看一支小小的冰棍儿，在分享中如果处理不好，往往会闹出矛盾来，影响同学之间的团结——这次

我让你吃了，下次你买了我没吃上，就会几天不理你，直到有一天你主动还上一口给我，大家才会握手言和，重归于好。现在想来，这种看似寒酸的举动，其实饱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。

如今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电冰箱已进入每个家庭，各种冰镇饮品随手可得，推着车子卖冰棍儿的人越来越少了，那种老式冰棍儿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但它那纯正本真的味道，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结束了一天的劳作，冲洗掉满身的汗味儿，晚饭才毕，已是薄暮时分。

这个地处陕甘交界处的山乡小镇，白天街上很少有人，到了晚上更是安静。不长的街道，二十多分钟就可走完。除了店铺前聊天的三三两两当地人外，再见不到一个人影，独留两行街灯在夏夜的微风中伫立着，让小镇更显宁静。

不远处的工地宿舍，传来一阵阵音乐声，音响的声音似乎有点大，还未走近，耳朵已感受到一波波轰鸣，脚下的土地似乎在轻微地颤抖——那是不甘寂寞的年轻工友们在唱歌娱乐，尽情释放青春的活力。年长的工友在月光下洗衣服，几位中年工友则一边泡脚一边吹牛，互相调侃着对方。宿舍内，不时传来打扑克玩乐的喧闹声。一群工友聚集在电视机前观看“才艺大比拼”周冠军赛，还不时地猜测着结局……

这个月连续十几天骄阳似火，居住城里的人们在空调房里才能睡安生。所幸这僻居深山的小镇，日平均气温比城里低了4摄氏度到5摄氏度，到了晚上更是凉快。后半夜，我还得盖上被子以防感冒。

不知不觉中，已是晚上十二点了。隔壁唱歌的、打牌吹牛的、看电视的已换了频道，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鼾声。你听，有的如吹口哨，初起时尖利刺耳，落声处变低哑；有的如闷雷滚过，前一声悄然潜行，后一声则雷吼天地振聋发聩；也有的始终时有时无短促低沉；更有那急促响亮的鼾声到了高声处却戛然而止，让你随时担忧对方的气息安危，正担心时，却又突然奔涌而出接上了气，让你提起的心也随之一下子落到原位……

子夜，归于宁静，慢慢进入梦乡。半明半暗中，有蛐蛐的嗡鸣与墙外不远处河溪里的蛙声入耳，有细雨沙沙的清凉穿堂入舍温柔地漫过脸庞，有三三两两的呓语似有似无……得半生清闲，享一夏清凉。妙哉斯夜！

山乡夏夜

◇郭恒强

说纳凉

◇阮丽娟

脍炙人口的“心静自然凉”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：“人人避暑走如狂，独有禅师不出房，可是禅房无热到，但能心静身自凉。”其实，古人的消暑妙招很多，不妨一起去纳个凉。

“携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”出自北宋诗人秦观的《纳凉》，说的是出门去寻找纳凉地，画桥南畔，绿树成荫，坐靠在胡床之上惬意非常。唐代徐凝“避暑长林下，寒蝉又有声”一诗里描述的意境，在农村太常见了，村庄处处绿树成荫，小孩子顶着烈日玩耍，玩累了便寻一处茂密树木下避暑，惬意地听着知了的叫声，有风吹过，带着泥土芳香的气息，儿时不懂慵懒惬意，只知道微风一吹，送来阵阵清凉，很是舒服，恨不得席地而睡。

古人纳凉离不开扇子。若是没有自然风，那必须要用“人力风”。唐代诗人钱起《避暑纳凉》中提到“木槿花开畏日长，时摇轻扇倚绳床”，躺在椅子上轻轻摇蒲扇，当真是一幅夏日慵懒画面。20世纪90年代前，几乎每家都有好几把大蒲扇，每到夏天的傍晚，大人们手摇蒲扇，三三两两蹲

坐在大门前，开始唠些东家长西家短，孩子们则在门前场地嬉戏打闹，跑热了便去拿大人手中的扇子，毫不讲究摇扇的姿势跟速度，怎么扇着风大过瘾怎么来。

古人还有一种“消暑利器”沿用至今。北宋词人李重元的《忆王孙·夏词》提到了对冰镇食品的喜爱：“风蒲猎猎小池塘。过雨荷花满院香。沉李浮瓜冰雪凉。”农村的水井，就是最好的天然“冰箱”。把西瓜放在井口吊着，或者用井水冰着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冰镇西瓜。

“竹床藤簟晚凉天，卧看星河小院偏”出自明代瞿佑《夏晚纳凉》。说起凉席，

那是儿时夏日独特的记忆。家里太热，就把凉床搬到打麦场上，奶奶慢慢摇着扇子，给我们驱赶蚊虫，在没有蚊帐和驱蚊液的情况下，睡在露天之中、星空之下，黑漆漆的夜空里几颗星星忽闪忽闪，耳边传来一声声毫无章法的蛙叫声，虽然天黑夜深，但躺在凉床上，抱着奶奶的胳膊便觉得心安，似乎刚合上眼，耳边就传来奶奶的催促声，竟已到天明。

睡眠惺忪间，抱着胳膊来回搓，感觉浑身凉飕飕，原来夏天的夜晚会这么凉，一时不知是夏还是秋。而奶奶的蒲扇被丢在凉床上，昨夜的星河也不知去向。



牵牛花（外一首）

◇赵双明

总是顺着别人的竿儿，
缠呀缠，爬呀爬。
那么柔软的蔓儿，
只是为了向上，
只是为了开花。
一朵喇叭一曲歌：
听，
嘀嘀嗒，嘀嘀嗒……

错过

错过了开花的季节，
那就长成一丛野草，
从不叹息。
没有奔马的豪情壮志，
就甘做蚯蚓，默默耕耘，
不争名，不计利。

没有化作彩虹，
那就化作阵雨，
给大山绣一层绿。

牧场之美

◇李芙蓉

清晨，从帐篷中醒来
被“哒哒”的马蹄声叫醒
无关梦想与明天
只是朝阳太过温柔
一棵树从不会问自己
为什么要伫立于此
灌木、草甸、浅水湾
以及更多的自然景象
都毫无目的，却美得竭尽全力
生长不是为了等待欣赏
有些美恰在看不见处
比如绿以外的天蓝、彩帐
甚至还有苍苔
比如，牧马人邀你骑马
却一直在聊，来草原
我想让你放下疲惫与悲伤

诗歌

